



认知、情感与意识： 叙事人物意识的后经典研究方法

■ [美]戴维·赫尔曼文 唐伟胜 陶炜婷译

本文首先回顾经典叙事学中“引语分类法”对叙事人物意识再现研究的贡献和局限,然后以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死者》为蓝本,提出后经典叙事学对人物意识再现研究的四个维度:在故事世界中,从一个或多个视角对事件的读解或概念化;人物对自己及他人意识的推断;与情感相关的话语的使用;感受性。

[关键词] 认知 情感 意识 后经典方法

[中图分类号] I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08)07-0023-08

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 1962—),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英语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认知叙事学、国家叙事学;唐伟胜(1969—),男,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叙事理论与阐释、当代美国传记;(广东广州 510515)陶炜婷(1987—),女,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叙事学、翻译理论与实践、跨文化交流。(重庆 400715)

加布里埃尔看见弗雷迪·马林斯穿过房间来看望母亲,就起身把座位留给他,自己退到斜面窗洞处。房间已经清出来了,从后屋那边传来盘叉的叮噠声。那些仍然留在客厅的人们好像跳舞跳累了,正各自聚成小群,悄悄地说着话。加布里埃尔温热而颤抖的手指敲击着冰冷的窗玻璃。外面该是多么凉快啊!要是能独自到外面走走,先沿着河边走,然后再穿过公园,该是多么心旷神怡啊!树枝上会覆满了积雪,威灵顿纪念柱上的积雪也该堆成一个白乎乎的雪帽子了。在那里要比在晚餐桌旁心旷神怡多少倍啊!^[1](P192)]

这是詹姆斯·乔伊斯1914年出版的《都柏林人》的最后一个短篇《死者》中的片段。加布里

埃尔·康罗伊的两个姑妈凯特和朱丽娅·莫肯以及她们的侄女玛丽·简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晚会。晚餐开始前,加布里埃尔独处了一小会,他要为晚餐结束后的演讲做准备。晚会结束后,加布里埃尔的生活因为妻子格丽塔告诉他的一件事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格丽塔告诉他一个叫米迦勒·费里的年轻人曾经爱她胜过生命,不顾身患重病,在冰冷的雨中等她,只为最后见她一面。在本文中,我将更完整地介绍《死者》的主要情节,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意识的再现方式在叙事中的重要作用。但现在我想先谈谈上面这个小片段是如何显示加布里埃尔的内心的。依据叙事学者艾伦·帕默和拉尔夫·施耐德的理论,我初步认为,在分析加布里埃尔这样的虚构人物的

心理时,我们必须同时分析读者的心理,即读者如何通过特定文本细节来解读小说人物对周围世界的认识。

与在《死者》全文中一样,加布里埃尔在以上片段中也承担着“反映者”这一功能。“反映者”是一个叙事学术语,最初出现在亨利·詹姆斯的批评著作中,指一篇故事的意识中心,异故事叙事者(或第三人称叙事者)讲述的情景和事件通过反映者发生折射。因此,虽然故事的叙述者与加布里埃尔不是同一个人(所以使用第三人称代词“他”),叙述仍然通过加布里埃尔在故事过程中所处场景的视点得到过滤。同样,以上片段还表明,《死者》非常关注加布里埃尔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对过去的回忆以及对他人(以及他自己)的心理和情绪的推断。加布里埃尔必须推断自己的心理,这一说法似乎有些奇怪,但我们看到在片段中,他确实是这么做的,他在假定如果此刻能到屋外去该是多么心旷神怡。相似的例子还有:在《死者》的结尾,格丽塔讲述的米迦勒·费里的故事促使加布里埃尔重新评价自己的动机和价值观,并让他重新认识自己的情感状态^{[2](P108)}。

与此同时,在片段第一句话里的动词“看见”标示了加布里埃尔的感知活动,紧接着的分词短语(穿过房间来看望母亲)则表示加布里埃尔对弗雷迪穿过房间的动机做出了推断。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是,分词短语“来”本身就暗示朝向加布里埃尔方向的运动。“来”和“去”都是运动动词,以它们为基础的其他形式(动名词或分词)可以用来表明运动的方向,分别表明是靠近还是远离某个观察点^{[3](P397)}。第二句中的时间副词“已经”暗示着另一推断:晚会各项活动都有预先时间安排,一步步有条不紊地进行,而在故事世界的这个时刻,“从后屋那边传来盘叉的叮厨声”表明,晚餐前的舞会已经结束,接下来该是晚餐时间了。我们再一次看到,由于加布里埃尔是事件的反映者,读者很容易将“已经”这个词解释成一个标志,表明加布里埃尔对晚会当前时刻如何与之

前和之后时刻相联系的理解。在接下来的句子中,形容词“温热”渗透了加布里埃尔的意识,更确切地说,“温热”表明了他对指尖与窗玻璃之间温差的主观感知。

以上片的最后四个句子突显了加布里埃尔的想象:他对正在举行晚会的房子外边的世界进行了一番假设。这一段文字在字里行间再次反映了加布里埃尔的意识活动。一方面,句中的惊叹号表露出他内心强烈的情绪和想法,这些情绪和想法反映的自然是他主观意识,而不是叙事者冷静客观的话语。另一方面,带有情态动词的一系列从句(“该有多么凉爽……”、“积雪也该堆成……”、“该是多么心旷神怡啊……”,等等)正是语言学家所谓的“虚拟情态”的具体例子。这种情态涵盖所有语言使用者借以表明对命题真值不负全责的语义手段^{[4](P109-147)}。在这个例子中,主要的语义手段是以情态词为标志的虚拟语气和表达加布里埃尔主观意识的感叹词一起,这里的虚拟语气表明加布里埃尔再次对故事世界做出了推断。当然,他在这里的推断不是基于能够直接感知的证据,而是基于概率推理。与此同时,加布里埃尔对外部世界的推断本身又构成“二度线索”:它促使读者为当前人物心理状态及其思维框架构建一个工作模型。根据加布里埃尔对外部世界所做的推断,我断定:他因为要做演讲而正感到忐忑不安,所以,他情愿独自呆在寒冷的屋外世界,此时此刻,那里清冷的气氛能让他放松,缓解他与晚会相关的各种社交压力。

正如我业已表明的那样,精细的文本分析能够展示出叙事如何再现小说人物变幻不定的内心历程,以及人物在更宽泛意义上,对场景和事件的认知和情感立场如何丰富这些内心历程。现在,我将停止单句分析,转而以《死者》为蓝本提出一些建构人物心理分析模式的普遍参数。首先,我将回顾叙事中意识再现的经典研究方法,即“引语分类”法。“引语分类”是艾伦·帕默的术语,用来描述杜瑞特·柯恩及其他叙事学家所提

出的方法,该方法将人物话语的表达策略加以修改,使之成为理解人物意识再现模式的模式^[5](P53-96)。接下来,我将讨论新近叙事理论(及其他领域)如何研究叙述和意识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些著作在研究读者如何通过文字理解人物意识时的洞见。为了方便讨论,同时也由于读者在重构加布里埃尔和其他人物意识的时候涉及多种复杂因素,我将对乔伊斯的这个短篇故事作更详尽的阐释。我认为:任何试图阐释乔伊斯小说的努力都必须考虑其人物在故事世界里行动时的认知的、心理的状态及过程,在阐释中,这些状态及过程必须被理解为与叙事的中心事件构成有机整体,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外位成分。

我将特别强调我在阐释这个叙事时突显的关于意识的四个维度,即:在故事世界中,从一个或多个视角对事件的读解或概念化;人物对自己及他人意识的推断;与情感相关的话语的使用;“感受性”(这是思维哲学家用来描述意识体验的感受性和主观性的术语)。这四个维度是后经典方法研究意识再现的关键点。

一、“引语分类法”及其发展

杜瑞特·柯恩借鉴人物话语再现理论,研究叙事小说再现人物意识的策略,并提出了叙事文本进入人物意识的理论。正如叙事可以用直接引语、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来表达故事人物话语,小说文本也可运用柯恩所谓的“引用独白”、“心理叙述”和“叙述式独白”来再现虚构人物的思维过程^[6]。为了更明确地强调话语再现和思维再现之间的相似性,后来的理论工作者们将柯恩的三种模式分别重新命名为直接思维、间接思维和自由间接思维^[7](P336-350)。

在讨论“引语分类法”对意识再现研究的贡献和局限之前,我先列举几个出现在乔伊斯文本中的话语表达的例子。以下(1)到(3)句分别例证了直接引语、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

(1) 格雷塔,亲爱的,你在想什么?

(2) 马林斯太太晚饭时一直都默默无语,这时候说,大约再过一个星期,儿子就要动身去梅勒雷山了。

(3) 在客厅外的楼梯平台上,加布里埃尔发现妻子和玛丽·简正在竭力劝说艾弗斯小姐留下来吃晚餐。可是,艾弗斯小姐已经戴上帽子,正在系披风的口子,她就是不肯留下来。她一点也不觉得饿,而且她已经待了太长时间了。(斜体为笔者所加)

在(1)中,读者可以认为叙述者重复了加布里埃尔在故事世界中的原话^①;然而,在(2)中,叙述者陈述而不是重复马林斯太太的说话内容;而(3)中斜体部分则属于自由间接引语,这部分的内容尽管通过叙述者的第三人称语气表达出来,但它仍然包含了指向特定人物(这儿指的是艾弗斯小姐)话语模式的表达性标志。这些标志包括程式化惯用语“一点也不觉得饿”和“已经待了太长时间”暗含的评价性质——这个评价可以被认为出自艾弗斯小姐,而不是出自叙述者。考虑到叙事的这个时刻,人物之间在互相对话,因此,以上提到的这些形式标志可被认为是艾弗斯小姐的声音融入了叙事者的话语之中,而不是对她内心思想的传达^②。

使用“引语分类法”来研究意识再现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用来分析如例(1)至例(3)中的引语分类方式可以搬来分析人物思维过程的表达策略。使用这种方法的分析家们会在乔伊斯的小说文本中仔细寻找符合要求的片段,列举出直接思维、间接思维和自由间接思维的例子,如例(4)至(6):

(4) (加布里埃尔)默诵了他在书评中写过的一句话:人们感觉到是倾听一曲苦思冥想的音乐。

(5) 他思量着,躺在身边的她,就这么把情人说不想活了的时候的那双眼睛的样子,一直锁在心中,锁了那么多年。

(6) 男士们毫无文雅可谈地顿着鞋跟底儿,鞋底擦在地上,这些声音提醒了他,他们

受教育的程度跟他是不同的。他引用他们听不懂的诗句,只会叫人家笑话自己……他从头到尾整篇都是错的,完全说不通。(斜体为笔者所加)

(4)中的第一句话报道了加布里埃尔的心理活动(即他对自己的默诵),而第二句话则直接报道了心理活动的具体内容。与此相对照,(6)用概括而不是直接的方式表现出加布里埃尔的思想。最后,(6)可以看做是自由间接思维的例子。其中,第一句用了第三人称叙述,但在接下来的句子中,叙述逐渐充满了加布里埃尔的主体性。在这几个句子中,乔伊斯继续使用第三人称代词和过去时态的动词,尽管这些动词可以看做是直接思维引语中,现在时态的倒转(比如在此句子中的“我只会叫人家笑话自己”³³)。与此同时,通过措辞表达出来的评价性话语(笑话,错,说不通)可以认为是反映加布里埃尔自身对周围环境的内心读解。

即使这个略显粗略的分析也能表明,使用“引语分类法”来研究人物意识的确能够提供洞见,使我们深刻理解叙事与意识之间的关联。这种方法尤其阐明了特定文本线索可用来表示叙述者话语和人物主观意识之间的复杂关系。然而,正如艾伦·帕默所说,这种经典方法只能用来解释与意识再现研究相关的部分现象。对于帕默来说,“引语分类法”使分析家们仅关注内心话语,其结果是,叙事中,意识再现理论“因为仅关注言语常规而不完整”^{[51] (P53)}。基于帕默的论断,接下来的几个部分,我将对《死者》中的意识表达进行全面探讨,而不再仅限于讨论内心话语的表现技巧。确实,对该故事的阐释也间接地强调叙事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小说人物的思想状态和思维过程所做的多种多样的推断,这包括他们对自身以及其他人物思想的推断。

二、解读《死者》:意识的不可简约性

加布里埃尔·康罗伊是凯特姨妈和茱莉亚

姨妈最喜欢的侄子。虽然,加布里埃尔的姨妈们长期嘲笑他对妻子格雷塔的关心,比如,他坚持让妻子在恶劣天气里穿长筒橡皮套鞋,但是,她们仍然放心让他为客人切鹅肉,在晚饭后做晚会纪念演讲,并负责弗雷迪·马林斯先生不要喝得太醉而上不了楼(虽然几天前弗雷迪的母亲已经逼他发誓不要醉酒)。就他自己而言,加布里埃尔在故事主要行动发生的这几个小时的心理活动非常丰富。作为反映者或者主导意识,加布里埃尔展现出多种多样的特征、性情和态度,从自傲、迟钝、妒忌、理想化到犹豫、敏锐、包容和理解自己及他人经历与情感复杂度的能力。

比如,当格雷塔告诉他费里为她而死的时候,加布里埃尔觉得一种“模糊的恐惧”攫住了自己,“仿佛他在有望获胜的时刻,某个捉摸不定,恩怨分明的东西却挡在了他的面前,从昏冥世界中聚集力量来对付他”,然而,当他深入思考费里死亡的详情和潜藏的含意后,“一种对她陌生而友好的怜悯出现在他的灵魂中”。的确,在故事的结尾,加布里埃尔经历了一次重要的个人转变。通过将加布里埃尔晚饭后做的演讲和在故事最后他的沉思对比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转变:在饭后演讲中,他对爱人逝去带来的悲伤记忆轻描淡写,仅强调“我们这些生者的工作”的重要性;而在故事最后,他却转而想到即将死去的茱莉亚姨妈,并推而广之想到“人们将如何一个接一个成为鬼影”。加布里埃尔思考费里对格雷塔那份爱的永恒性,然后得出结论:与其小心翼翼生活获得长寿,但终究难逃消亡的命运,还不如轰轰烈烈短暂地活一回。同时,加布里埃尔还拆除了他在演说中极力划分的生与死、过去与现在、存在与消亡之间的界线。爱尔兰大雪弥漫,暗示着生者与死者之间,参加晚会的活人与孤独地躺在墓地的逝者之间是相通的,而不是阴阳相隔。

我对这篇故事的宏观阐释包含了大量关于人物意识的命题,本文接下来将对这些命题进行一些分类。也就是说,我把自己对这个故事的解

读归结为几类与思维相关的命题,这样,我的讨论就和普通读者遵循的路径刚好相反,因为后者是在文本线索基础上建立人物思维模型的。我认为,普通读者在建立这些模型的时候,会用到下文讨论的那些普遍原则来筛选文本线索,并将这些线索组织成关于人物意识的种种不同(但互相关联)的信息。

三、叙事中的意识再现:后经典方法

(一)视角与事件的概念化

叙事中,人物思维对再现的场景进行概念化,我们不妨将视角看作是对人物思维的反映。为进一步说明以上观点,我将引用考察语言结构及语言应用如何反映人类思维更为普遍的认知能力的认知语言学相关著作。

认知语言学家们所称的“概念化”或者“读解”背后的基本观点是,同一个情形或者事件在语言上可作不同编码,从而反映出心理对世界进行读解时的不同可能性^④。我可以说“兔子吃了那株西红柿苗”,也可以说“那株西红柿苗被兔子吃掉了”。选择主动态和被动态表示对这一场景进行了不同的概念化。两个读解选择这个场景中不同的要素作为焦点参与者:主动态选择兔子,被动态则选择西红柿苗。更普遍地说,像罗纳德·兰盖克和莱昂纳多·托米这样的认知语言学家认为,通过这类语言选择表现出来的概念化过程得到一系列认知能力的支撑。与我这里的讨论尤其相关的是兰盖克所谓的“焦点调整”,即,读解受语言使用者体验的、处于具体时空的事件视角所影响^{[81](P116-137)}。托米也探讨了这个过程,他将视角归纳为“概念构建系统”^{[91](P68-76)}。综合兰盖克和托米的观点,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框架来研究叙事视角如何为思维提供信息。

利用这个框架,理论学家们可以就叙事视角提出一些在经典模式中根本无法提出的新问题,但同时又不抛弃经典理论中的重要结论。分析家们可以研究叙事是如何再现场景的:读解这些场

景的感知主体既可以静态地(概括性地),也可以动态地(按顺序地)来扫视场景;场景的范围有相对的宽和窄之分,有不同的焦点参与者和背景成分,在水平/垂直的空间网格中有不同的定位等;场景还是从特定时间和空间方向来“观察”的,观察场景的视点可远可近,而每一个观察距离都可能带有读解过程中应该提供的细节精确度的常规期待,近距离观察一般产生纹理细密(更精密,更具体)的再现;而远距离观察则通常产生纹理粗糙(更粗略,更不具体)的再现。

这一方法为本文开头加布里埃尔思维中与视角相关的标志提供了更系统、更一致的分析。该片段揭示了加布里埃尔的视角是如何形成一个概念构建系统的。该系统中,弗雷迪·马林斯及其母亲首先是一个按顺序扫视的场景中的焦点参与者。句中动词过去时表明这一场景是在事后,而不是在再现行动发生的时刻观察的。从空间上讲,该场景的视点与再现行动处于同一水平线:加布里埃尔并不是由下往上来观察这个场景的。与此相对照,加布里埃尔思忖格雷塔站在阶梯上“仿佛她象征着什么”这一场景中,他就是由下而上地观察他妻子的。此外,在“从椅子到马林斯夫人”这一场景中,加布里埃尔起初采用的是中距离视点,因此也产生了中等范围的再现,提供了相应的、中等程度的细节。

后来,当加布里埃尔在斜面窗洞旁站定,他与该场景之间的距离拉长了,于是,他概念化该场景时有了更宽的范围,精密度也相应降低:加布里埃尔是按人群,而不是按个体来读解这些场景的。这样,距离、范围和读解的精密度等因此发生系统共变:当你离某事物越远,你能看到该事物周围的内容就越多,但是,细节就会越少,视角对人们心理生活的这种制约也会影响他们对语言的使用,比如他们讲述和阐释叙事的方式。与此同时,随着加布里埃尔靠近窗户,他的位置使他能够近距离、小范围、高精度、细节化地对他自己敲击冰冷玻璃的手指进行观察。“外面该是多

么凉快啊!”这一句转向自由间接思维,标示着一个新的概念化过程的开始——这一次是对外面场景的想象。当这一新的读解启动后,距离、范围和精密度再一次发生共变:这一假定的场景离窗户很远,包括河流两岸的整篇区域和整个公园,因此没有任何细节描述。但是,紧接着加布里埃尔想象这一场景的具体特征,从而使精密度有了戏剧性的提升,以至于位于树枝上和威灵顿纪念柱顶端的积雪也进入聚焦。这样,视角距离与对再现精密度的常规期待之间出现了抵牾,乔依斯的小说则利用这种抵牾来提醒读者,想象具有超越时空束缚的力量。加布里埃尔对公园场景的读解,因此也证明了乔依斯自己的小说话语具有将读者从一个时空转移到另一时空的能力。

(二)对自我意识和他人意识的推断

在我对乔伊斯这篇小说的阐释中,其他与思维有关的命题可以归入到另一个类别,即对描写人物对自己和他人意识进行推断的命题。与此处相关的是人们在赋予自己及社会同类以心理状态、特质和性情时所经历的基本认知过程,这些过程是心理学家所谓的“心理理论”的一部分,人们依据这一理论来理解他们自己和他们观察到、接触到的人的行为。哲学家们则喜欢用“民间心理学”来描写这种产生推断的心理资源^[10](P145-171),^[11](P15-28)。这些理论的关键在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理解思维的运作机制,也就是说,他们在理解思维自身时,所依据的粗浅但适用的理论。我们用这些理论来归结别人的动机和目的,评估自我行为的心理基础,以及预测人们对事件可能产生的反应。这些对思维本身的思考超越了内心话语和个体的自我交流,指向“行动中的社会思维”,而这正是帕默提出的用后经典方法来研究意识再现的研究对象。

尽管我阐释的目的并不是对乔依斯的这篇叙事做出终极的、唯一合理的阐释,但我还是要指出,如果删除或改变人物对自己和他人思维所作的推断,这篇故事的主旨就会发生改变。比如

说,茱莉亚阿姨和凯特阿姨认为加布里埃尔对别人非常关切,这是她们对后者全部性格推断的一部分,正是这一推断,使她们得以相信加布里埃尔有能力测定弗雷迪是否喝得太醉而无法参加晚会。因此,如果将凯特姨妈和茱莉亚姨妈的话语和态度理解为她们不喜欢或者不信任加布里埃尔,这样的阐释就是错误的。

不仅如此,《死者》中还描述了在格雷仙姆旅馆房间里,加布里埃尔认识到自己先前错误地推断了格雷塔的思想、情绪和意图。“当他脑子里充满了他们的秘密生活的回忆的时候”,他假定“也许她已经感觉到了他心中冲动的欲望,然后顺从的心境就降临到她身上”,但实际上,格雷塔此刻正再一次为费里的死而悲伤。当加布里埃尔痛苦地意识到他俩的回忆和心境相去甚远的时候,他木然地站在那里,惊讶于格雷塔因他想拉近她的举动而流泪的反应。让加布里埃尔最难过的是格雷塔做出了“费里是为她而死”的推断。同时,通过使用格雷塔的嵌入叙述来传达费里(可能的)死因,小说还表明了人物对自己和他人的信念、欲望和企图的推断似乎永无止境。小说没有传达关于费里的确切信息,而是让格雷塔努力去理解发生过的事件。在交流中,格雷塔的这一努力让加布里埃尔得以对她的意识进行推断,而这一推断过程反过来又帮助加布里埃尔形成自我认识,使他对自己长期持有的假定和信念产生了新的推断,这也就是关于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关于他与格雷塔的关系、关于他施爱之能力的推断。

(三)情感与情感话语

皮特·斯特恩斯指出,研究情感的自然主义方法与建构主义方法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自然主义者认为,情感是内在的,基于生物学的,因此,在不同文化及亚文化中基本是一致的,而建构主义者则认为,情感随文化而变化而变化^[12](P37-54)。为了研究情感话语的文化和修辞基础,建构主义者提出了“情感学”的概念,这一概念涉及某一文化的集体情感标准,而非情感体验本身^[13](P13-36)。情感学

理论提供了各种框架来研究情感、情感产生的原因以及话语参与者如何表达情感等。叙事既根植于这些框架,同时又参与构建这些框架,因此能为一种文化或亚文化的情感学(以及该文化成员如何使用这些体系来理解思维)提供洞见。

对乔伊斯小说的任何解读都应该考虑特定情景和事件对人物产生的情感效果。例如,格雷塔因回忆费里而伤心,这种伤感情绪使她在旅馆房间里对加布里埃尔的性爱前奏毫无反应,如果在《死者》的解读中没有提到这一点,那么,这个解读就是不充分的。进言之,即便是两个互不矛盾的解读,也可能在它们包含的情感细节程度方面有所不同。前文对故事的宏观解读相对来说比较粗略:它只是大体勾勒了加布里埃尔和格雷塔在情感之路上的分歧,没有包含在精细解读中应该提及的其他细节,比如说,当加布里埃尔想起母亲曾经反对他和格雷塔结婚时的愤恨之情。乔伊斯与他的读者共同使用的情感术语和概念体系使这样的情感归纳变得清晰可见。换句话说,情感学使读者能够将人物的话语和行为解读为连贯的行为种类,而不是随意拼凑的词句和行动,人物的一言一行都可以归入由快乐、愤恨、恐惧、悲伤等引起的行为种类。

乔伊斯的小说不仅说明了情感学怎样为叙事理解提供资源,它还揭示了故事具有(重新)构建情感学的能力。正如《死者》表现的那样,叙事为重新衡量各种经验的情感潜力提供了新的方法,将情感反应赋予给经验的某些方面,或者从这些方面将情感反应剥离出来。叙事过程开始之前,经验的这些层面或许没有被赋予情感含义,或许被赋予了过分固定的情感含义。因此,在通过格雷塔的叙述来理解费里在她生命中的意义后,加布里埃尔体验了从嫉妒、恐惧到同情和放弃等多种情感,在这一过程中,他找到了新的情感词汇来理解格雷塔、自己和过去。故事不仅仅反应某一文化对情感的理解,故事本身也是一种重要工具来调整文化中的情感术语和概念系统,

使之更切合鲜活的经验。

(四) 可述性、体验性和感受性

我将用“感受性”这个有争议的术语来概括读者赖以将文本信息组合成意识类型的第四条原则。珍妮特·莱文认为:“感受性这个术语经常被用来概括心理状态的定性、体验性和感受性等特征。”^{[14](P693)}托马斯·内格尔则将感受性概括为某人或某物对意识经历“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或情绪^{[15](P435-450)}。心理哲学中,有关感受性的定义仍然备受争议,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各执一词。一些哲学家引用内格尔的研究,坚持意识的绝对主观性或“第一人称”属性,以及意识与科学话语的第三人称属性之间的根本对立。其他的学者,如丹尼尔·丹尼特,则认为意识体验看似具有绝对主观性,实际上,可以从第三人称角度加以描述或解释。大卫·洛奇则持折中态度,他认为在叙事小说中,更具体地说,自由间接话语/思维的使用,使得“属于第三人称叙述的评价现实主义”与“来自第一人称叙述的表现现实主义”有可能结合起来^{[16](P45)}。分析家们可以继续探讨叙事不仅反映感受性,而且还为感受性研究提供途径,从而深化洛奇的结论。是否可以这样说,叙事由于其结构与动态关系,实际上使我们得以理解了成为他人(还包括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

莫妮卡·弗鲁德尼克将体验性,或者说叙述出来的情景和事件对正在体验的意识之影响——看成叙事的核心本质^{[17](P48-50)}。弗鲁德尼克认为,文本或话语只有在对人类(或至少是类似于人的)意识形成事件压力时,才会被理解为真正的叙事,否则最多只能算作报告或记录。从这个角度看,使乔伊斯的文本成为叙事的因素不仅在于它叙述了一系列在特定故事世界中展开的事件,还在于它再现了加布里埃尔作为一个人类体验者经历这些事件的情形——他温暖的手指与冰冷的玻璃相触,以及格雷塔告诉他费里为她而死时他透彻心底的恐惧等等,都有一种独特的、绝对主观的感觉。

然而,乔伊斯的小说同样也可以用作证明反

过来的结论,也是更为极端的结论:离开了叙事,我们根本没有“经验的体验性”这个观念。这样,只有通过讲述故事,格雷塔才能向加布里埃尔传达她在费里死去时的感受,以及此时此刻如此鲜活而痛苦地回忆费里之死的感受。反过来,格雷塔与即将死去的费里相遇时的主观感受又来自于为那场相遇建构一个叙事的过程(或者至少与这个过程互为因果)。因此,格雷塔和加布里埃尔对事件的体验来源于他们借以理解这些事件的叙事实践。从另一层面上讲,读者则通过乔伊斯的叙事窥见了人物如何体验《死者》中那些改变人物命运的事件。

四、结论

本文概述了研究叙事中意识再现的各种方法,但这里的讨论只能算是抛砖引玉。叙事与思维之间的关系仍有很多方面尚待探讨,同时还需要采用多种学科中的工具来进行研究。不仅如此,由于意识再现对故事非常重要,而且,在电影叙事、面对面故事讲述、文学文本等其他叙事模式中均可找到,因此,这里讨论的观点需要与其他领域展开对话。跨媒介的叙事研究聚焦多种符号系统中故事讲述过程与意识相关的讨论,有望进一步提升叙事和意识之间的辩证互动研究。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故事既构建了人物的所见、所想、所忆、所感,同时也在人物的所见、所想、所忆、所感中建构了自身。

(本文为赫尔曼教授刚刚完成不久的新作)

注释:

①詹姆斯·乔伊斯用破折号而非引号来表示人物的直接说出的话语,即直接引语。②在这里,我与其他评论者观点一致,承认在确定叙事模式时语境的重要性。同时,我必须指出,Ann Banfield在其颇有影响的著作中,对我赖以讨论的“双声假设”(即,假设自由间接话混合了叙事者的声音和人物的声音)提出了置疑,见 *Unspeakable Sentences* (London: Routledge, 1982)。③此处乔伊斯的原文是 *he would only make himself ridiculous...*,

赫尔曼改写的直接思维模式是: *I will only make myself ridiculous...*——译者注。④Teresa Bridgeman 曾经讨论过人物视角如何构建叙事世界的空间配置,见 Teresa Bridgeman, "Time and Space." In David Herma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52 - 65.

[参考文献]

- [1] Joyce, James. *The Dead*. Dubliner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7. [2] Brown, G. *Speakers, listeners and Communication: Explorations in Discourse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3] Frawley, W. *Linguistic Semantics*. Mahwah, N. J.: Lawrence Erlbaum, 1992. [4] Ryan, Marie-Lau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ssible Worlds and Narrative The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5] Palmer, A. *Fictional Mind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4. [6] Cohn, D. *Transparent Minds: Narrative Models for Presenting Consciousness in Fi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7] Leech, G. and Michael Short. *Style in Fi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81. [8] Langacker, Ronald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9]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1.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10] Gopnik, A. and Henry Wellman. *Why the Child's Theory of Mind Really Is a Theory?*. *Mind and Language* 7 (1992). [11] Goldman, A. *The Psychology of Folk Psychology*.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 16 (1993). [12] Stearns, P. *Emotion*. In Rom Harré and Peter Stearns (eds.) *Discursive Psychology in Practi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5. [13] Stearns, P. and Carol Stearns. *Emotionology: Clarifying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d Emotional Standard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0 (1985). [14] Levin, J. *Qualia*. In Robert A. Wilson and Frank C. Keil (eds.) *The MIT Encyclopedia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15] Nagel, T. *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83: 4 (1947). [16] Lodge, D. *Consciousness and the Nove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7] Fludernik, M. *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6.

【责任编辑:龙迪勇】